

汉字与毛笔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但书法显然不只是“用毛笔写汉字”,而是情感的线条,精神的符号,道德的象征,归根结底,是生命的形式。按宗白华所言,“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美学其实是一种生命美学。胡永刚的书法,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种秉承书法美学正统、彰显生命气象的美的艺术。

胡永刚,桐城人氏,字恪庐,号扶风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庆市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自幼便喜爱写写画画,无有纸笔,便临空指划,乐在其中。读书时,痴迷素描临摹,废寝忘食。成年后游学省城,学习美术摄影,结交诸多名家。后为谋生养家,入土产公司,于瓷器之上写字作画逾二十年,其间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全国书画大赛,获奖入展无数。为求精进,他专心临摹碑帖,颜、褚之楷书,王铎、张瑞图之行草,《曹全碑》《礼器碑》之隶书,《散氏盘》《毛公鼎》之金文,烂熟于心。后又从二王、颜鲁公《祭侄文稿》、孙过庭《书谱》及苏轼手札下功夫,取法乎上。永刚临帖学书,极有悟性,善于博采众长,结合生命经验进行大胆创新,学古而不泥古,化古法为我法,所谓“察彼规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张怀瓘《书断序》)。由是,风格日显,自成一家。

诸体之中,胡永刚最擅行草与隶书。观其小字行草,宗法晋唐,用笔圆润流畅,结体理法有度,章法谨严有序,犹有大字之体格气势,轻柔中饱含刚劲,简朴中蕴蓄深沉,沉郁顿挫,情趣盎然;观其大字行草,则熔王、颜、张二水及隶篆笔法于一炉,用笔中锋侧锋偏锋融会贯通,直入平出,章法疏密交杂,结体纵横跌宕,或大或小,或正或欹,或宽或窄,对比适当,运用合度,从而造就多变丰富之线条,如小字之样曲折,既沉着道劲,朴茂古拙,又牵连灵动,潇洒飘逸。再观其隶书,有意涵化碑帖,以张迁碑为主调,兼容西周金文之浪漫、汉隶各碑之风神于其中,故有金石之气。结字外散其形,内聚其力,因而筋骨坚韧,古朴醇雅,又不失灵动,生姿摇曳。无论是行草还是隶书,在用墨上皆匠心独运,力求变化多端,有如神思之际,“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方”。浓墨淡墨相宜,枯墨润墨相间,正与生命情意之表现相通,虚实相生,殊为可赞。

如果说“艺术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李泽厚语),那么,在我看来,书法艺术就是书家自我意识、人格理想与审美境界的感性表现。对于优秀的书法家来说,所希冀的一定不是只求象本的一点一画,一撇一捺,而是力求将自己深刻的人生内容转化为有意味的艺术形式。或许是受桐城文风民风影响,众人心目中的胡永刚,从来都不是一个“聪明”之人,而是一个真人、善人。无论曾经寂寂无名,还是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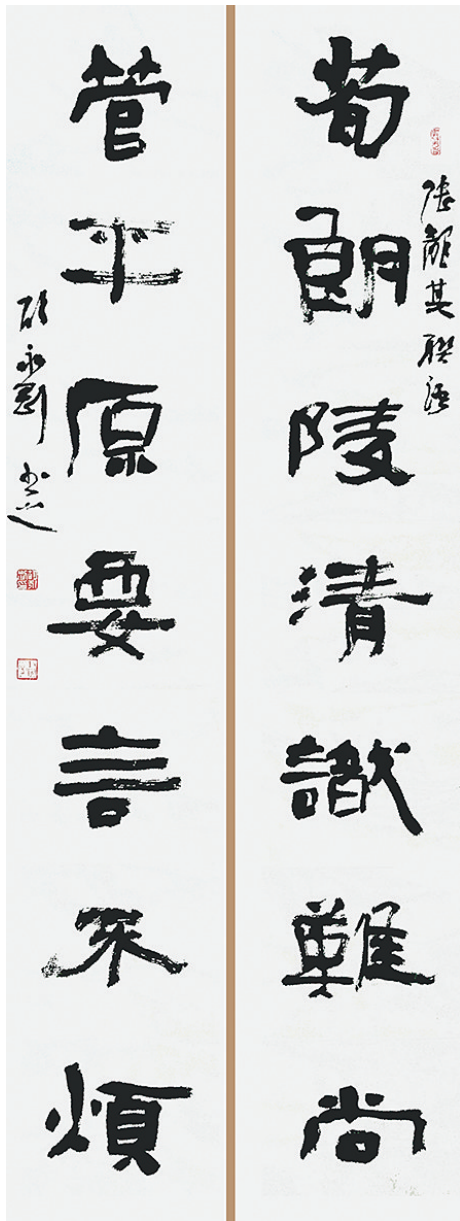
◇艺坛人物

胡永刚的书法美学

江飞

盛名在外,他都恪守本性,不改初心,念兹在兹的惟有书法,即便开馆授徒也不为求取名利,而只为寻一僻静处潜心习书,与三五同道中人往来切磋。这种良善笃实之德、坚毅淡泊之心,在当下是令人十分感佩的,这也成为其书法的人格底色。更难得的是,他还清醒地意识到加强自身艺术修养的重要性,在日常书事之外,经常观赏文史典籍、翰墨丹青,还喜好京剧和朗诵,藉以养纯正之心,养浩然之气,努力培养审美趣味,提升审美境界。唐太宗有云,“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颈健也”(《指意》)。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人若有坚心,字便有神韵,便有真意,由技近乎艺,由艺近乎道,才有可能。弘道养正,止于至真;日新其德,止于至善。以美启真,以美储善,这正是胡永刚书法的美学追求,亦是其价值所在。

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毋庸讳言,胡永刚目前的书法已高于能品,渐臻于妙品,离神品则尚有一段距离。而要缩短这距



胡永刚书法作品

离,不是靠脚力,而是靠心力,不是靠智慧,而是靠勤奋。俗云“书无百日工”,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学书要有大成,就必须努力和持久,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只要在心上

持续用功,勤奋如一,我相信,忠厚似石、温润如玉的胡永刚,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血肉、真善美合一的书法妙品乃至神品。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祝福永刚!

◇安庆地理

杨桥地名辨

曹金如

安庆北郊的杨桥镇,历史积淀丰厚。然随着历史变迁,一些地名或因种种原因,以讹传讹。近日笔者为此专访,略作辨正。

擅变的“溪安村”

“溪安村”在安枞公路线杨桥镇往北的小龙山麓,位处林木繁秀的鸟鹤峰脚下,是个原始村落。“溪安”原名应称“月溪庵”,而“溪庵”则是“月溪庵”的简称。相传元朝后期,一位由中原而来的钱和尚曾在此开垦种植,化缘修庵建塔,这便是“月溪庵”。元末战乱,庵倒僧尼散。后来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牛头山路过此地,因人马困乏,饥渴难耐便派兵卒逆“月溪”而上寻找水源。有石刻“洗耳”“寻到源头”“碧螺”“月溪禅寺”及马鞍石、饮马泉等古迹可考证。上世纪60年代,这里人一度将“溪庵”改写成“西安”,近年来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遂又将“西安”改成“溪安”。

以讹传讹的“楼堂”

桐邑,是古时桐城县的简称。据《康熙桐城县志》载:古桐邑有36保,即高军涧、查林、黄荻、大龙、戴冲、青山、义(土兔)、松茂岭、下破罡、新开沟、高黄圩、石塘、扫帚沟、下枞阳、典塘、黄含、羹脍赛、石响、会官、花螺、龙潭、峡埠、桃花、黄泥岗、土桥、黄华、拔茅、洪山冲、竹(土兔)、姥山、小龙、上枞阳、上破罡、龙华、鸟落洲、罗塘洲。其时大龙保二甲有“上芦塘”“中芦塘”和“下芦塘”之分。“上芦塘”向无居民。大龙保二甲就是今天宜秀区杨桥镇宣店村。宣店村辖11个村民组,“楼堂”(中楼堂)则是村民组之一,位于大龙山腹地,海拔300多米。原来,由下楼堂经中楼堂往上楼堂为一狭长山冲,当地人称黄阴冲。清光绪年间,世居大龙保的金氏曾将大龙保二甲一小片阴山抵押卖给沈家作祖坟山。有契约为证:“立大卖阴地山契金良中今将祖遗分授已名下坐落桐邑南乡大龙保二甲中芦塘山名照面牌阴地一片左边横离金已名下老坟拜台一丈立石为界……”契约中提及的“芦塘”无疑就是现在的“楼堂”。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百姓认为此山冲有层次感,像楼房似的,于是便将“芦塘”妄写成“楼堂”。“楼堂”于上世纪70年代又被改成“天堂”,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口误的“全庄”

古老的杨桥有闻名遐迩的白鹿山庄。白鹿山庄居“四庄”之首。“四庄”即白鹿山庄、西庄、怀庄、拳庄。一直以来,当地人因口误而将“拳庄”写成“全庄”。拳庄,坐落在小龙山麓驰名的“船舫石”下面。关于拳庄,有清状元龙汝言《忆拳庄志感》诗为证:

龙山深处伺经堂,溪水当门石色苍。
随客看花都不速,自家种竹早成行。
逡巡酒熟开春瓮,斗捷诗成入锦囊。
欲学先生行乐事,尘埃插脚我茫茫。
重来橐笔凤凰池,细认巢痕旧雨知。
陋巷安心成独住,故回首镇相思。
弟兄阔别秋鸿外,儿女遥怜腊雪时。
只有门前桃李树,春深半已发孙枝。
另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方子谷也曾为拳庄题过这样的联:
有修竹有梅花好办百年供养,
不山林不台阁自成一种文章。